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Recognition Abi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 Forms

Tossawat Jeen-ngarm¹

School of Arts, Northwest University, Shaanxi 710127 P.R.China

Email: Jeenngarm.32465@gmail.com

received 22 August 2025; revised 6 October 2025; accepted 9 October 2025

Abstract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67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via a paper-based writing test,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iculties in their recogn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forms. Participants demonstrated marked deficiencies in distinguishing subtle stroke variations, identifying component variants, and comprehending complex structural configurations. We argue that these challenges stem primarily from a curriculum that overemphasizes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while neglecting systematic instruction in the principles of character configuration.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study advocates for a pedagogical shift towards fostering learners'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of strokes and components and establishing an integrated instructional framework that progresses systematically from strokes to components and then to overall structure. Embedding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configuration theory is expected to significantly enhance students'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writing performance.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 forms; Thai students; Recognition ability; teaching strategies

¹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Arts, Northwest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泰国大学生汉字字形辨识能力调查

周鹏²

中国 陕西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邮编 710127

邮箱: jeenngarm.32465@gmail.com

收稿日期 2025.8.22 修回日期 2025.10.6 接收日期 2025.10.9

摘要

本文以 67 名泰国大学生为考察对象，采用纸质书写测试的方式对其汉字字形辨识能力进行系统考察。结果显示，泰国大学生在汉字书写过程中普遍存在字形辨识困难，尤其在笔形区分、部件变形与结构掌握等方面表现不足，但正是因当前所开设的汉字课程，仅教授汉字形体的起源、演变，缺乏汉字构形系统与规律的教学嵌入，故应建立汉字书写笔画意识、部件意识，构建“笔画—部件—结构”的一体化教学体系，结合汉字构形理论的应用，注重汉字字形系统的知识讲授，以提高辨识与书写能力。

关键词：汉字字形、泰国大学生、辨识能力、教学策略

1. 引言

现代汉字作为一种二维空间架构的方块文字，其形体由笔画、部件与结构三个层级组合而成。自隶变楷化以来，汉字构件的组合模式趋于稳定，但是在长期的字体演化过程中，构件的组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Wang (2021) 曾经指出：“在楷体字中还可以看到一种现象，那就是构件变体的产生。构件由于书写的原因，产生了省减笔画或构件、改换构件放置的方向、改变某些笔形或两个以上构件粘连的现象，称作形体变异。”这种形体变异现象对于以拼音文字为背景的学习者而言尤为困难。假如他们缺乏汉字构形知识与系统训练，往往难以准确地识别笔形或部件的变体及笔画的组合方式，进而影响汉字字形的整体辨识与书写能力。

简言之，现代汉字形体变异增加了汉字系统的复杂性，而辨识能力正是学习者为应对这种复杂性而发展出的关键技能。因此，本文以泰国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书写测试的方式，系统考察其在汉字字形辨识方面的能力现状，重点分析学生在笔画辨认、部件识别等方面的能力。此外，本文立足先贤研究的基础上，汲取汉字构形理论之丰厚营养，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为从事泰国汉字教学的教师抛砖引玉，提升泰国学生的字形辨识能力，从而真正做到规范、端正地书写汉字。

² 周鹏，男，西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2. 文献回顾

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但其三者的关系并不同步。在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过程中，字形往往是首要的难点与基础 (Zhu, 2002)。从汉字构形理论而言，现代汉字的字形是一个由笔画、部件、结构三个层次构成的严密系统 (Zhou, 2007; Li, 2006; Kong et al., 2006)，这一系统是字形辨识与加工的客观基础。因此，对汉字字形的辨识，本质上是对其笔画特征、部件与结构布局的精确感知与解析。

20世纪末以来，各家学者对汉字形体辨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早期研究围绕汉字结构加工是“自下而上”的特征分析还是“自上而下”的整体加工展开³。笔画是汉字的最小结构单位，笔画数的多少，将会影响汉字结构的识别 (Peng & Wang, 1997; Wang et al., 2003)。至于部件与结构是否影响汉字识别的因素，目前各家学者的观点尚未达成统一。Li (1964) 通过书写测验发现，儿童对汉字结构的认知具有显著特征，主要体现在对对称结构的识别，以及包含重复部件的汉字（如“班”）。Li. et al (2005) 通过汉字结构对汉字识别加工影响的探讨，发现汉字结构对汉字识别的基本加工单元没有影响，而笔画数才是影响汉字识别的重要因素。

纵观历代学者对汉字字形识别与加工的研究，尽管学者们对汉字识别加工机制的看法尚未达成统一认识，但是这些研究均表明汉字的笔画、部件及结构，是影响人们对汉字字形识别的基本单元。而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尤其是母语为拼音文字的泰国大学生而言，汉字字形辨识是其汉语习得过程中最主要的难点之一。

目前，针对泰国汉语学习者的汉字习得研究，主要集中在书写偏误的类型描述上，结合 Jin (2019)、Li (2024)、Li (2024)、Chen (2024)、Ma (2012)、Xue (2024)、Wu (2015)、Zhuang (2020) 等研究，这些研究系统地揭示了泰国学生在笔画、部件与整字三个层面的偏误表现，这些从国别的角度探究汉语二语者书写偏误，更进一步说明，造成汉字书写偏误的起因除了汉字系统本身、教学实践、理论深度外，还包括母语负迁移、教师本身、课程设置、教学策略及社区环境五个方面。但是，这些研究仅是对学生汉字书写结果的描述，没有关注影响书写过程的因素，更没有说明汉字字形即笔画、部件与结构在书写与辨识的作用。

书写与识别，是汉字教学中争论不休的课题。Wang (2021) 指出汉字书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汉字的实现必须书写，书写是认读的前提”。此观点与 Shi (2018) 是一致的。其认为汉字教学中的笔画、笔顺与部件是有规律可循的，当属汉字教学的重点内容。Jiang (2007) 与 Yan (2013) 曾经对“认写分流，多认少写”“认写同步”的教学方法进行实验研究。Jiang (2007) 的实验结果是：“认写分流，多认少写”这种

³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是认知心理学中的术语，前者依赖感官直接输入的信息加工，后者则根据脑海中已经贮存的信息进行加工。

教学法的效果显著优于“认写同步”，而 Yan (2013) 的研究发现接受“认写同步”的教学组成绩显著优于“多认少写”的教学组。这两种不同的结果说明，不同的教学方法无优胜劣汰之分，而更重要的是对教学对象的考量。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揭示泰国学生汉字书写偏误的同时，却普遍忽视了对偏误背后字形辨识认知过程的深入考察；而教学法的争论，也凸显了缺乏基于特定学习者认知实证的依据。鉴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泰国大学生汉字字形辨识能力的系统考察，从其“书写结果”反观其内在的“辨识过程”，以期揭示学习者在笔画、部件与结构等三个层面的辨识状况，弥补汉字教学研究、书写偏误研究之不足，为解决汉字难写、难记、难认的问题提供参考，为国际中文教师设计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提供依据。

3. 研究方法

3.1 调查与访谈对象

本文以泰国斯巴顿大学春武里校区 67 名本科生为调查对象，其中为一年级 42 人和二年级 25 人。在 67 名泰国大学生中，他们学习汉语的时间长短不一，主要集中在 1-3 年（占比 53.7%），其次是 1 年以下（占比 22.4%），而 4-5 年（10.4%）和 6 年以上（占比 13.4%）则占少数。

此外，本文还选取了 1 位泰国斯巴顿大学汉语教师为访谈对象，其有 6 年教龄之久，所教授课程为综合课、阅读课、汉语基础、中国文化课、汉字发展专题。

3.2 研究问题

本文以泰国大学生的汉字字形辨识能力问题为出发点，在现有文献资料基础上提出以下三个具有针对性的研究问题：

第一、泰国初级汉语学习者在书写形近字时是否能辨识到笔形、部件的形变？

第二、建立“笔画观”对泰国初级学习者的汉字辨识与书写能力有哪些影响？

第三、汉字课程的教学内容如何影响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如何优化教学体系以提高学生的汉字学习效果？

3.3 测试设计

3.3.1 书写测试

本文采用纸质书写测试的方式对其汉字字形辨识能力进行系统考察。测试内容包括“形近字”和“短文抄写”两个部分，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是形近字，重点考察学生对笔形细微差别及笔画组合规则的辨识能力。形近字材料采自《语言文字规范手册》(GF0013-2009) 中的《现代常用独体字表》，如：“牛、午”“先、失”“干、千、于”“大、丈”“贝、见”“矛、子、予”等具有明显形似特征的字。



第二部分是短文抄写。主要考察学生在实际书写过程中对汉字整体构形及空间结构的感知与把握。实验材料取自李香平《汉字教学中的文字学》（2007）的第四章现代汉字的形体中汉字小笑话（九）“愿为母狗”短文。

统计分析时，综合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测试结果，关注不同年级学生对汉字字形辨识的共性。

3.3.2 访谈设计

本文通过访谈大纲的设计，面向泰国斯巴顿大学春武里校区的一名本土教师进行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围绕泰国汉语教师汉字教学困境与课程设置问题，其目的在于从教师视角直接获取一线教学反馈，从而为分析汉字书写教学中的具体问题并寻求优化路径提供关键实证。

3.4 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泰国大学生汉字字形辨识能力的考察，结合汉字构形理论与认知心理学，对泰国大学生的汉字字形辨识能力进行系统，具有以下研究意义：

在理论意义方面，以往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泰国学生书写的“结果”，而相对忽视了辨识的“过程”。辨识是书写、认读和理解的前提。本文通过设计书写测试（如形近字判断、部件形变的书写），旨在揭示泰国学生在字形辨识上是从“整体轮廓”感知，还是已经发展到了“部件分析”阶段，从而其能力发展建立一个清晰的认知模型。

在实践意义方面，通过形近字和短文抄写的书写测试，既能揭示学习者在局部层面的笔画、部件辨识状况，也能反映其在整体层面的结构意识与空间认知，较为全面地呈现泰国学生的汉字字形辨识水平，从而帮助教师预判教学难点，设计更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提升教学效率。

4. 调查结果

4.1 汉字字形的正确书写

书写是辨识的外在表现，书写正误直接反映了学生对汉字字形辨识的成败。通过对67名本科生的书写测试。结果显示，学生书写测试成绩平均得分都只有约30% - 38%的水平（见表1），尽管泰国大学生在汉字整体书写水平有显著提升，也说明其在识别和掌握汉字整体结构方面逐渐形成了一定能力，但是在笔画细节与形近字辨识方面的进步有限，这表明泰国大学生无论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其在汉字书写过程中均普遍存在字形辨识困难，尤其在笔形区分、部件变形与结构掌握等方面表现不足。

表 1：泰国大学生对汉字字形辨识测试成绩

年级		形近字得分 (10)	短文得分 (10)	总分 (20)
一年级 (N=42)	平均值	3.07	3.02	6.10
	标准偏差	1.89	1.50	3.04
二年级 (N=25)	平均值	3.56	3.70	7.52
	标准偏差	1.22	1.60	2.65
总计 (N=67)	平均值	3.30	3.40	6.62
	标准偏差	1.70	1.60	3.00

以上测试成绩，即反映了泰国大学生对汉字字形辨识的失败，又提示当前教学可能更强调了整体的抄写与记忆，而在笔画精确度和构形规律的训练上仍存在不足。无论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他们的平均得分仍处于中低水平，即便是二年级学生在笔画组合、部件形变和结构辨识等方面依然存在不足，这提示了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在汉字构形系统方面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训练与教学，以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整体汉字书写与辨识能力。

4.2 书写偏误类型

本文通过形近字、短文抄写的测试，包含了笔形、部件与结构三个层次的书写。测试结果发现，泰国大学生的书写偏误主要集中在笔画与部件两个方面，如表 2 所示。

表 2：泰国大学生汉字书写偏误类型

偏误类型	字例	偏误描述
笔画偏误		1. 笔画书写中的错误。将“点（点）”和“弯钩”混在一起。
		2. 笔画增减。“愿”中的“小”中间误增“一”笔。
		3. 笔画组合方式的错误。“捺”与“横”变为相接。
部件偏误		1. 部件位置的偏移
		2 部件的变换，将“扌”写成“彳”。



4.2.1 笔画书写偏误

通过书写测试，泰国学生在区分笔形细微差别与笔画的组合方式上普遍存在困难，体现出其在笔画层面辨识与结构认知方面的能力。本文所提出的笔画书写偏误可以细分为笔形与笔画组合方式的偏误。

(一) 笔形偏误

笔画是汉字最小的书写单位，汉字发展到小篆阶段时，就开始形成相当稳定的笔画，但是小篆笔画的线条性颇强。因此可以说，笔画是现代汉字特有的书写单位。经过收集后，发现泰国学生在笔形书写上的偏误主要反映在“折笔”和“弯笔”这两个笔形。

1. 折笔

“折”笔在汉字书写中占着重要地位，因为折笔的书写不仅能减少学生对汉字画画的误解，而且还能起到别字作用。如果学生对折笔没有足够的掌握，那么在书写过程中就会把汉字的笔形看作图画线条。例如，“起”中的“己”，大部分学生把本来三笔“己”却连成一笔，如下图：



图1 泰国学生写出的“起”字

2. 弯笔

弯笔在汉字教材上很少提及，因为过去研究认为，弯笔的特征不是很明显，而更接近于“横”笔（张旺熹，2019）。但是，在实际书写中，弯笔对汉字形体分辨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形近字中，“先”能与“失”区分开来，主要在于末笔“弯”，而学生在写这个时容易把弯笔写错，以致写出来的字出现偏误。同样的例子有“见”与“贝”。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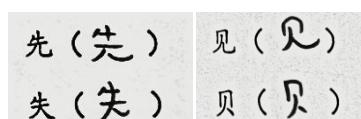


图2 泰国学生“弯”笔书写偏误

(二) 笔画组合方式的偏误

区分汉字字形的另一种主要因素，即笔画的组合方式。在现代汉字中主要有三种组合方式，即相接、相交和相离。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构成不同的汉字。而泰国学生在笔画组合方式的偏误主要体现在相接上。例如：学生把“个”中的撇和捺写得出头，导致“人”变为“入”；“丈”中横与捺挨得太近；“世”中横笔头尾出头。



图3 泰国学生写的“个” “丈” “世”

4.2.2 部件书写偏误

部件是现代汉字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就汉字的教学来说，不通过部件，就无法进行讲解（Wang, 1997）。汉字是具有立体组合特征的方块字，具有一定的组合规律，因此长期使用拼音文字的学习者，最初接触汉字都觉得汉字难写、难认，导致不可避免的畏难情绪出现，他们写出来的汉字也显得不美观，导致部件书写偏误出现。

从短文抄写来看，学生在整体结构把握与部件形变的辨别上表现不足，常出现部件替换或结构失衡等问题。这表明泰国学生在汉字书写中不仅在局部笔画辨识上存在障碍，更在整体字形的构形意识与书写实践中暴露出明显不足。

（一）部件增减。学生在写汉字时往往不注意汉字的整体，导致写出来的汉字遗漏了某一部分或者增加了其他成分。如：在调查中发现学生写“答”字时不仅遗漏了“竹”，而且增加了无法识别的“部件”。

（二）部件变换。学生在没有仔细观查汉字形体时往往把汉字的部件变成另一部件，造成了部件变换的偏误。如：“明”中的“日”变成“口”。

（三）结构失衡。汉字的书写方式并非以线型排列，而是呈立体结构的方块特征，需要借助米字格和田字格。结构失衡既是学生缺乏结构意识，也是他们无法辨识字形空间的摆布位置，尤其是左右结构。如：、等。

4.3 访谈结果

泰国斯巴顿大学春武里校区所开设的“汉字发展专题”课程，其教学目标在于系统培养学生对汉字的理解与认知能力。通过访谈记录，得知授课教师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主要围绕汉字的起源、形体演变、六书等内容，力求学生对汉字系统有一个基本的认知。然而，结合本文的测试成绩来看，大多数学生在实际书写汉字时仍普遍存在若干错误，主要表现为笔画书写不规范，部件结构存在增减、整字结构失衡以及整体书写美观度不足等方面。

究其原因，这种书写偏误可能与课程教学的设置密切相关。在实际教学中，过多讲授汉字的起源与演变可能会加深学生对汉字的神秘感，使其难以将汉字学习与实际书写能力训练结合起来。例如，一些学生在学习汉字演变时，可能对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产生兴趣，对汉字字形的发展脉络有初步的理解，但这些内容对现代汉字的书写与辨识并无直接帮助，甚至会造成认知干扰。因此，汉字课程应减少这部分内容的比重，将教学重点放在现代汉字形体的掌握上，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Detrittantikon (2021) 曾经探讨泰国学习者在书写汉字时遇到的问题以及有效的教学策略，指出在汉字教学中注重教学方法的层次性，即笔画、笔顺、部首以及偏旁四个层次。类似的观点也见于 Pan (2021) 的文献研究。



现代汉字形体由笔画、部件以及结构三个层次构成。只有保持教学内容上的层次性，才能真正地遵循“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教学原则。通过笔画、部件与结构的渐进式呈现，学生在从母语书写经验过渡到汉字学习的过程中，能够逐步感受汉字形体的独特美感与构形逻辑，并在此过程中建构起对汉字结构的整体感知体系。

就笔者所掌握的文献而言，以往研究在指出针对汉字教学的对应策略时，仍然单一选取现代汉字形体中的某一种书写单元为内容，如 Shen. et al (2023) 的研究只针对笔画书写这一策略，探讨了笔画书写技能在汉字教学中的作用，Yang(2021)和 Gao(2022) 从泰国学生构形意识出发，以部件单位为主导，设计针对泰国学生的教学方案，解决泰国学生识别与书写汉字的问题。这种独立教学难以体现汉字教学体系的层次性，仍无法解决汉字难写、难记、难认的“老难题”，更是促使汉语学习者对汉字学习的掌握呈现一盘散沙的主要原因。

结合 Li (2006) 、 Zhou (2007) 、 Kong (2006) 、 Zhang (2019) 等学者的观点，其均强调现代汉字教学应以汉字形体为核心，教学内容应围绕笔画、部件和结构三个层次展开：笔画层次，汉字的基本构成单位是笔画，学生首先需要掌握笔画的基本形态及书写规则，如横、竖、撇、捺、点、折等，同时还需熟悉笔画的书写顺序；部件层次，部件是汉字的中间层级，教学应侧重高频部件的认读、书写及组合方式，帮助学生建立部件与整字之间的对应关系，提高汉字的构字能力；结构层次，汉字的结构类型多样，包括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半包围结构、全包围结构等。教师应通过分类讲解，使学生掌握不同结构类型汉字的书写规律，从而提高汉字的整体认知和书写能力。

综上所述，斯巴顿大学春武里校区当前的汉字课程内容虽注重汉字认知的培养，但仍存在课程安排不够系统、书写训练不足等问题。教学的重点在传授知识而不是培养能力 (Wan, 2009) 。因此现代汉字教学应以笔画、部件和结构为核心知识，减少汉字起源与演变的讲解比例，使学生更高效地掌握现代汉字形体，提升其汉字辨识能力。这样，不仅有助于减少学生的书写偏误，还能增强其对汉字的认知和应用能力，为汉字教学的有效性提供保障。

5. 讨论

相较于语法、词汇、语音的教学，汉字教学更处在滞后的状态。一般而言，为解决“如何说”“如何读”的问题，汉语教师便在基础阶段开始讲解汉语语音系统，即声母、韵母与声调。学生掌握这些语音要素后，基本上就可以认读汉语词语。而很少有人系统地讲授“如何写”这一内容，使汉字字形识记与书写仍然是教学难点。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形体复杂、数量多，有特定的构形规律和特点，不可能不经过专门的学习就能学会汉字 (Li, 2006) 。作为无汉字背景的泰国学生，他们习惯使用字母文字，而汉字的方

块结构和笔画组合对于他们而言既陌生又缺乏直观的读音提示。因此，教师在开展汉字教学过程中应更加重视汉字构形规律的系统讲解与训练，强化学生的部件识别和结构分析能力，以逐步提升其字形辨识与书写水平。

5.1 建立笔画意识，准确把握笔画组合规则

建立笔画意识，关注笔画长短与正误，是汉字书写与辨识的基础。汉字作为具有立体结构的方块字，它的构成方式并非线型布置，则通过不同的笔画依照一定的规则组合的。因此，在基础意识培养上，我们要建立汉字书写的笔画意识，关注笔形的长短，准确把握相接、相交、相离的笔画组合方式。例如：“吉”字长横与短横需要明确区分；“干”与“千”的横与撇的区分；“先”与“失”的竖弯钩和捺的区分；“入”与“人”的笔画组合规则。

由此可见，笔画意识对于汉字辨识与书写具有至关重要作用。通过建立笔画意识，不仅有助于提高辨识与书写的正确率，还有助于字形美观与布局合理，为树立学生结构意识奠定基础。

5.2 引导学生意识到笔画、部件的变异性

如前文所述，自隶变楷化以来，汉字构件的组合模式趋于稳定，但是在长期的字体演化过程中，构件的组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汉字字形中的笔画与部件，因位置不同而产生的变异特征，如“手”处在左边位置时变为“扌”；“水”变为“氵”；“横笔”置于左边时变为“提笔”等。这种形体变异现象需要具备辨识基础能力。对于无汉字背景的泰国学生而言，汉字如同一幅幅复杂的图画，缺乏规律性，因此书写和记忆均具有较大难度。除了建立笔画意识外，教师还需要引导他们意识到笔画、部件的变异，不断地观察不同的笔画和部件在不同的位置的形变，以增强对汉字的整体记忆，提高辨识能力。比如，引导学生观察以下汉字的变形：

表3：汉字笔形的变异性

汉字书写中的变形	未变形	变形后	书写时注意事项
横改为提	地	地	左右结构的字中，如果左边的部件最后一笔是横，为了与右边的部件协调、统一，结构紧凑，末笔的横需要改为提。如：地
竖改为撇	判	判	如果左边的部件是“半、羊、辛”时，末笔的竖要改成撇，如：判
撇改为竖	能	能	“月”放在其他字时，为了保证整字重心平稳，起笔的撇要改成竖。如：能



捺改为点	因	因	左右、包围、半包围结构的字中，如果在左边的部件、里边的部件有捺笔要改为反捺或点笔。如：因
避免重捺	秦	秦	在上下、半包围结构中，两个部件都出现捺笔时，为了突出全文字的重心，使字形富于变化，只保留一个捺，第二个捺笔应改为点笔或反捺。如：秦
竖弯钩改为竖提	改	改	左右结构中，左边的部件末笔是竖弯钩的，为了使左右紧凑，竖弯钩要改为竖提。如：改
竖钩改为撇	辠	辠	左右或左中右结构中，“手”处在左边或中腰位置时，竖钩要改为撇。如：辠

5.3 妥善处理汉字教学中“认”与“写”

汉字辨识能力相对薄弱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妥善处理汉字教学中“认”与“写”。过去学者们对“先语后文”“语文并进”“认写分流”“随文识字”等教学模式的争论，既是未能处理好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结果，也是未能分清“认”与“写”的区别。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但在实践教学中足以证明，汉字的形音义三要素难以统一结合。正因为如此，汉字教学中应当关注“认”与“写”的层次关系，而并非“顾此失彼”。

一般而言，“认”主要涉及视觉识别、意义理解和符号背后的音义之间的对应，是汉字输入过程的重要体现；而“写”则更侧重于动作技能的输出，包括笔画运笔、部件排列及整体结构把控，体现了汉字形体的产出能力。因此，汉字教学既需引导学生准确地认读汉字，又要不断强化其汉字字形书写训练，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汉字能力的全面发展。例如，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日”的写法时，可以引导他们“认”这个字在其他字形里的构意功能，学习“晚上”“早晨”“昏暗”等词。

5.4 构建体系化的汉字教学体系

如何充分体现汉字教学体现中的体系化，便需要搞清汉字的本体是什么。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但三者的关系并非同步。汉字的本体是字形，汉字教学必须从字形出发（Zhu, 2002）。在汉字教学中，由于其复杂的结构和表意特征常为初级水平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主要障碍。而大部分教师尤其是新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急于求成，揠苗助长，误以为汉字的学习可以一蹴而就，简单地教授横平竖直、一撇一捺，基本就可以掌握汉字，实则不以为然。

首先，笔画教学是基础。笔画是汉字的最小书写单位，是构成部件与整体字形的根基。教师应系统梳理常见或构形功能强的基本笔画（如横、竖、撇、捺、点等），通过笔形书写、起止位置、书写顺序及运笔规律。其次，部件教学是关键。部件是由若干笔画构成，具有一定意义或功能的字形组成部分。通过教授常见部件，如

“辶”“讠”“亻”“木”等，学生可以在学习新字时迅速识别和理解字义，降低认知负荷。最后，结构教学是升华。结构教学主要关注汉字整体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排列关系，如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包围结构等。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否符合中国人的书写审美，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掌握汉字形体的结构空间的书写方式。教师应引导学生认识不同结构形式的特点，掌握结构对整体书写美感、字形布局平衡的影响。同时，通过结构分析训练，学生可以更清晰地理解汉字的构造方式（如：“旧”和“旦”），提升识字与书写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综上可见，汉字教学是有系统的、有层次的教学体系，诚如 Li (2006) 所言：“汉字是表意文字，形体复杂、数量多，有特定的构形规律和特点，不可能不经过专门的学习就能学会汉字。”如此看来，构建有系统、有层次、有规律的汉字教学是当今国际中文教学中的当务之急。

6. 结语

本文通过对 67 名泰国大学生实施纸质书写测试，系统考察了其汉字字形辨识能力。结果显示，泰国大学生在汉字书写中普遍存在笔形混淆、部件误置与结构失衡等偏误，究其原因，在于其缺乏笔画意识与部件意识，致使在书写过程中尤其是形近字，无法识别笔形的细微差别。进一步的访谈表明，现行的汉字课程侧重于汉字的起源与形体演变知识传授，而缺乏对字形构成规则的系统教授，这直接导致了学生在辨识过程中难以把握笔形与结构的细微差别。研究表明，由于现代汉字形体中的笔形、部件的变异现象，汉字教学的关键不仅在于传授汉字起源、形体演变等知识，而更在于通过系统的汉字教学设计，即构建集笔画、部件与结构为一体的层次化教学体系。建立笔画意识与部件意识，培养学生对汉字构形规律的理解，从而全面提升对字形辨识与书写能力。只有充分发挥汉字系统中的构形系统，才能真正解决汉字难写、难记、难认的“老难题”。

参考文献

- Chen, Y. (2024). *A study on Chinese character writing errors of Thai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in Chinese)
- Dejtrakulwongse, P. (2023). The rel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words. *RMUTK Journal of Liberal Arts*, 5(01), 14–19. (in Thai)
- Detrittantikon, J. (2021).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to Thai learners. *School of Liberal Arts, Eastern Asia University*, 2, 27–38. (in Thai)
- Dong, X. (2020). Modern 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s based 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11, 77–78. (in Chinese)



- Gao, X. (2022).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 configuration consciousness on Thai learners' recognition and writ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in Chinese)
- Hu, Y. (2010). An analysis of errors and causes in Chinese character writing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Language Planning*, 10, 17–18. (in Chinese)
- Jiang, X. (2007).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teaching method of “separating recognition and writing, more recognition and less writing” in Chinese characters.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2, 91–97. (in Chinese)
- Jin, X. (2019). *The Error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of Thai Middle School Students—A case study of Roi Et Strisuksa School*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in Chinese)
- Kong, X., Shi, J., & Sun, Y. (2006). *A general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 L., Liu, H., & Liu, X. (2005). Effects of characters construction on basic processing unit of Chinese characters recognition.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25(1), 23-27. (in Chinese)
- Li, X. (2006). *Philology in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ess. (in Chinese)
- Li, Y. (2024). *Research on writing error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mong primary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in Thailand—Take the Mahasarakham University demonstration school(elementary)as an exampl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ese)
- Li, Z. (1964).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onfiguration percep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children around six years old. *Acta Psychological Sinica*, (2), 178–184. (in Chinese)
- Li, Z. (2024). *Teaching design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character writing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t Satri Si Suriyothai School in Thailand*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ese)
- Ma, L. (2012).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Thai scripts and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Thai learner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Zhengzhou University. (in Chinese)
- Pan, L., Lin, W. Z., Jitsing, A., & Jia, M. H. (2021). Research on the principle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for Thai students. *Silpakorn University Journal*, 41(6), 31–39. (in Thai)

- Peng, D., & Wang, C. (1997). The basic units of Chinese character processing: Evidence from stroke number effect and component number effect. *Acta Psychological Sinica*, 29(1), 8–16. (in Chinese)
- Shen, Z., Zhu, L., Thanarotyungreang, K., & Rakkiattiyod, K. (2023). The development of basin Chinese strokes writing skills through practice.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view*, 25(2), 26–34. (in Thai)
- Shi, Z. (2018). Reflections on some issues in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to foreigner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hinese English Edition)*, 3, 3–19. (in Chinese)
- Wan, Y. (2009). An Overall Design for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5, 59–65. (in Chinese)
- Wang, H., Zhang, J., & Zhang, H. (2003) The effects of character and stroke frequency on stroke cognition in Chinese characters. *Acta Psychological Sinica*, 35(1), 17-22. (in Chinese)
- Wang, N. (1997). The morphological rational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modern decomposition. *Language Planning*, 3, 4–9. (in Chinese)
- Wang, N. (2021).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haracter morphology*.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Wei, L. (2021).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script norms*. The Commercial Press International Ltd. (in Chinese)
- Wu, J. (2015). *A 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of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in Thailand*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in Chinese)
- Xue, C. (2024). An 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for beginner-level Thai learners.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8, 89–91. (in Chinese)
- Yan, Y. (2013).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o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form, sound, and meaning.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3, 16–23. (in Chinese)
- Yang, Y. (2021). *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morphology in teaching beginner Thai learners: A case study of Rattanabundit Nongkhai*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Yunnan University. (in Chinese)
- Zhai, N. (2024). Reform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models in the era of digital writing.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Edition)*, 22(4), 19–28. (in Chinese)



- Zhang, W. (2019).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Zhao, Y., Zhang, X., Fu, B., et al. (2022). Evalu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based on similarities. *Applied Sciences*, 12, 8521. (in Chinese)
- Zhou, J. (2007). *Theory and methods of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Zhu, Z. (2002). Chinese character morphology and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foreigners.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4, 35–41. (in Chinese)
- Zhuang, Y. (2020).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Application in Communities in Chiang Rai, Thailand*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Lanzhou University. (in Chinese)